



東坡應詔集卷第五

策別二十一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
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正
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
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
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
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
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
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



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弃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

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二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弃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弃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

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

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以除其籍而不忍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在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

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方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

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楛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螭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測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

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
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
其食皆任其事夫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
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剽楮相攻勝負之
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
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
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
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
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其難得也捐
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

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
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
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
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
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
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
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
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
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
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

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而吾無應心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契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

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二十三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憂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

言之夫天下將與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
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
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
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
二晉是也石馬氏使此亡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
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
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執力
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
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

然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
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
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
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
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
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
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
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
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
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

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
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
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
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
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
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
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豈聞
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
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手
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

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
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
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
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
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
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
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
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焉從暮聞張儀之計
而散焉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
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

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

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其爲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譽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

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

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

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言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君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

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飯夫小民終莫能

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言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

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前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飯夫小民終莫能

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出十二而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

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隸楚而隋之所以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

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

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天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者比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鞞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皆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闕溝通水與齊晉

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
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
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
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
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
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
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
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
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

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天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
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
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
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者比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
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
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
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鞞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皆吳之
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
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詐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
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闕溝通水與齊晉

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
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
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
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
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
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平然終於覆亡
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
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
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
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奔

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
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
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
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
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
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
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
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
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
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

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
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
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
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
亦足惜矣臣觀其 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
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
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
其有憤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
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
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

往而是自 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
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
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
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
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
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
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
穴雀寔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
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
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

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思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東坡應詔集卷第五

東坡應詔集卷第六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_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

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

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

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愠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使其所有悵悵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恍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製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

衰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以此
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
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
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什偃什
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
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
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
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
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
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

然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肯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
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
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
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
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
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尔而與
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
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

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上之謂失其本志且萬鍾之
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
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
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
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
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
道之不薦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

矣以一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
不亦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
恐其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
之欲也 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
不飲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丹可蹈也中庸
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
以義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
明君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
不欲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
天下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

身擊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
不待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
陽以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
救其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
命也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
誅之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
之權一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
嘗有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
咽是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
是以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

不得效口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之以已矣則是
道之不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
過者之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
然天下以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
記曰天食也鮮能知味也

不可能

大臣論上

子曰執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
咎皇則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中庸也雷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
者有所定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

是有小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
子之所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
中庸曰於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
因其所厄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
之不厭定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
見危則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
勉而不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
庸之也世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瘦人之生於頸而附於
鄉皆稱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
汙世曰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相

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
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
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
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
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
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
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
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
也是纍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衣四出而繼之
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

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追窮寇勿迫誠恐其知

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叔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之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
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
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
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為之先故君
子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
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
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

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
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
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
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
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
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
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
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徭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及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

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面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木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簞豆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

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因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著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化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篆書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

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面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末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簞豆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

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因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化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

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賦墜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之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

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謀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大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

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
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
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
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
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四天子惠帝爲
臣絳灌之徒園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
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
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
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強悍高
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

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
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旣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
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
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
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
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置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
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
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保人情而深識天
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
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魏公必不能用官之奇齊鮑叔知魯

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

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
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
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
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
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
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
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
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
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

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
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
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太
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
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
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
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

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

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累，帶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曰：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不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可則其素所不

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

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累，帶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不有也，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可則其素所不情

者是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此然不足以動其
心而止且恐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
習故端端而懼不免於天下一焉希闕之行則天下
群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焉古今之變時有所不
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
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
不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
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

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
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旦群叔流言又曰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
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
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
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
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
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
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
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

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
心而一旦恐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
曰故端端而懼不免於天下一焉希闕之行則天下
群起而謂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焉古今之變時有所不
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
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
不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
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

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
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王且群叔流言又曰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乃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
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
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
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
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
聖人焉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
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
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

惟陳勝吳廣乃噐噐噐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
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
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旣以柴
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
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
躡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平采芑歸乎
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
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蔡君而爲
之籍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蔡

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
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
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管
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
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
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
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
幸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蘇軾
畫堂書

